

# JET



Tyson Yoshi  
下個我前的我

**FEATURE** MADONNA ICONIC 時尚最強時刻 | 爵士不保留 **TRAVEL** 沙地阿拉伯的奇蹟之城 ALULA  
**FASHION** BURBERRY 格S N'ROSES **PHOTO JOURNAL** 強迫症攝影師的世界  
**PEOPLE** 林珊珊 人生沒有來遲 專訪 YELLOW黃宣 · 林嘉欣 · 鄧小巧 · 陳瑞輝 · 強尼

隨書附送《無形》《JET STYLE》  
文學雜誌

2023 SEPTEMBER  
ISSUE 253  
\$30 NT\$200



4891314668972



## Lawman 幽默畫作笑看命運



每個畫家各有動筆的原因：有人想發揮天賦、有人想交流情感、有人想消遣時間……現正舉行最新個人畫展《喲～命運！》的藝術家羅文樂（Lawman），則近乎本能地鍾愛繪畫、需要繪畫。

Lawman身兼動畫監製及創作人等多重身份，從純藝術、次文化到設計等範疇皆有涉獵，近年與社會大眾同遭時局、疫情及科投等衝擊，又促使他不斷詰問生命何去何從，「人或如動物，受了傷，都會躲回安全的地方療傷。我察覺當自己回歸創作的原點，手執原始的畫具、顏料或木板等作畫，精神和情感狀態往往最專注又安然，有種『生命在呼吸』的實在感。」箇中感悟，正反映於《喲～命運！》一系列新畫作中。

### 活在「命與運」之間

「喲～命運！妳多麼美麗又多麼殘酷？！」Lawman 新展的文案點題句，可會恰好對應你的心聲？活在香港，誰不曾為學業理想、家庭幸福、情愛關係、事業願景或社會宏圖等有所付出，並渴望終有一天抵達夢的彼岸？惟這浮城似乎有其「命數」，雖然因先天地緣、歷史及文化等因素，遇上過黃金發展期，但像許多文明的循環，其亦避不了跌宕，從97回歸、金融風暴、傘運、反修例到疫情等動盪，無數人的生活天翻地覆，甚至短短「一輩子」，已因生老病死、關係決裂、移居他方等變動，體驗到所謂「前世今生」的轉折滋味，各有各苦楚、各有各創傷。

「細個聽老人家講打仗、偷渡或糧食配給之類往事，好多時只當『故仔』（故事）來聽，覺得不可思議。直到自己長大，閱歷漸豐、思想成熟，親身經歷社會及疫情等考驗，終於明白以前『少年人，太年輕』，原來當人被時間巨輪推著走，是那麼困倦、心酸和不安。」Lawman談變幻，感慨萬千，可是他倒沒想過否定負面的事，反而認為該直視天命，並積極地想以藝術回應亂象。

「藝術家也是凡人，難以憑一幅畫、一句話，改變任何客觀的事實或扭轉未來。」Lawman表示，「但日子再艱辛，別忘了談『命數』之外，亦存在『運數』，即是我們面對每個看似不自主的際遇，仍然擁有『抉擇』的機會與能力。」像他選擇以繪畫梳理累積多時的感想，並坦率地將或光明正向、或焦慮恐懼的糾結情緒，一一呈現人前，即使稱不上是對命運的抵抗，「至少也是活著的宣示：當我經個人觀察和思考、一筆一劃地繪畫時，可以自決看待世事的角度，並尋找事物對個人生命的意義。」

### 回歸原點的藝術自療

如此想法，可見諸於展品之一〈拼！拼！汝終終焉！〉。這作品的名稱啟發自拉丁文「Memento mori」，意謂「別忘記人必有一死」，是中世紀的哲學、宗教及藝術反思，提醒人們向「壞處」看，生命必然有盡頭，但往「好處」想，生前仍可抓緊每分秒體會每個呼吸與心跳。藝術家多少以畫為寓意，指向疫情三年，不少人受限於嚴厲的防疫政策，或因親友移民的變故，無法及時相見或送終的現實。



**SMILE JESTER 笑小小丑**  
Jester aesthetics是藝術史中對我本人來說重要一環，誠如展覽介紹，由GOYA到尊子，對世間人事的冷嘲熱諷，本來就是其中一種「當代性」的輿述和承擔，Sta czyk 來了，還可以說些甚麼？Ok, why so serious?



**OPHELIA BATH IN FAITH & FEAR**  
看Sir John Everett Millais 的Ophelia時，先後有兩種感覺湧出：恐懼和信任。亦因此，這張畫在腦中已久，當中為Ophelia 微調了分別是恐懼 和信任的容貌。在恐懼的愛裏悟到了愛裏沒有恐懼嗎？



**DR. I.Q. - AFTER GOYA**  
《癩佬正傳》(1986) 經典港產片，配上GOYA "THE MADHOUSE"，由IQ博士道出這混賬的混合品，倒底算是諷刺(parody) 還是致敬文學(pastiche)？



**CHANCE 機會**  
玩大富翁抽命運就當然刺激緊張了。著名的「立刻坐牢」和「出獄許可證」，以本人獨特的滄桑處理。



**O' FORTUNA**  
以布蘭詩歌插圖為本，加入「命運就是喜愛捉弄人」的想法，在命運之輪上演一幕幕悲、喜劇。

「Covid種種Limbo（不確定／停滯的）現象，既影響大眾的起居日常，也影響藝術工作者的創作狀態。不少藝術家朋友，就不約而同重拾原初的創作媒介，譬如做劇場的重新寫作、做多媒體的回頭鑽研佛理等。」

聽Lawman解說，想起創傷領域的先驅Dr. Peter Levine曾於著作《Waking the Tiger : Healing Trauma》，提及生物深陷恐懼會出現「凍僵反應」，但動物會本能地釋放壓抑的能量，人類卻需要透過各種身心練習，才可啟動自我復原機制及穿越創傷迷宮。「這些年，藝術家飽歷精神刺激，想通過各自最熟習的創意媒介整理思緒和情感，或是類近處境吧？」Lawman推敲，「像我開展關於『命運』的系列創作，並放下慣常使用的電腦及動畫媒介，再度執筆繪畫及探究古典與當代藝術連結，以及或長年在地文化觀察得出的『土炮美學』(Kitsch Pastiche) 概念，大概也是想尋獲心安的歸屬感吧？」

### 理念需經歲月洗煉

沿此，Lawman回溯起習藝歷程。昔日，他跟家人居於士丹頓街一帶，經常出入不同地痞場所，如被木板圍封的地

盤、貼滿街招或廣告的巷道，滿是手寫餐牌的茶記或小店等，「雖然風景不華麗，卻草根親切的活力，是我心深處的香港視覺印象。」；70至90年，本地盛行的日本動漫及潮流，「又開啟想像力和美藝認知。」；在中文大學修讀藝術，正式接觸西方藝術史與理論，及後遊歷世界各地不同名勝，「又大開眼界。譬如看到外國教堂的祭壇，妙用朽木繪畫聖母或聖經畫像，激發自己思考怎樣拿捏精緻與粗獷、古典與當代、西方與東方等文化的特性，很想摸索出一套個人的畫法，將理念好好釐清與詮釋。」

但身處香港「職業訓練式」美學教育，Lawman清楚零碎未成形的意念，非一時三刻可歸納成章及為人明白。「人們習慣分類，總愛問：做藝術，即係畫畫定雕塑？畫畫，即係畫油畫定水彩？」他苦笑，「即使我深知藝術不單一，亦想將多元文化普及更多受眾，但急不來，還是要潛心探索和學習，先講好每一次的故事，再把經驗拼湊完善。」故他從不設限，既與同學江記（江康泉）合創「Penguin Lab」動漫製作室，推動漫畫創作；又參與香港電台《4維賣藝》節目；或參加HART Haus計劃跟同好交流，多角度累積經驗。

### 精神與脈絡的傳承

隨遇而安的訓練，似乎對應Lawman談「命」和「運」的實踐？「老實說，從前沒想那麼遠？但走過好些年月，我體會到當一個人不止息地見招拆招，是會慢慢行出方向。」他謙遜道：「我猜『香港街頭』就是我的源頭，現在歸納為『土炮美學』(Kitsch Pastiche—probably means turn "parodies" to serious art)，是希望有認真的概念讓我繼續探索。」自天星/皇后的重建年代，再加上高科技快速普及，都勾起他莫名的感傷，「我們這些壯年活在過渡世代的香港人，確在文化藝術上有種責任，去提煉、歸納及重提一些精神和美學，以實在的物質形式帶領人深思。」

就此，Lawman提及好些尊敬的藝術家。像十八至十九世紀末、擅長諷刺和優雅題材的大師法蘭西斯科·戈雅(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, 1746-1828)，「他經歷歐洲的戰禍和宗教黑暗，卻始終忠於本心，以陰森卻真誠的藝術，大膽抨擊人間邪惡，並見證藝壇從古典油畫過渡至早期現代主義，其志甚堅。」另外，香港漫畫家尊子無論世道變更，「仍堅守用幽默創作冷嘲熱諷時事，值得佩服。」此外，Jester Aesthetics的知識、布蘭詩

歌的感動，以及港產或西方電影的啟迪，也讓他體會「畫法」固然重要，「但承傳創作脈絡和精神，也是關鍵。」

《噢～命運！》裡，Lawman回歸繪畫媒介，並找來質感粗糙卻紋理豐富的木板，並自行調配、色彩沉澱帶沙啞感的顏料，創作了多幅畫作，包括〈Ophelia Bath in Faith & Fear〉展現其觀賞Sir John Everett Millais 經典〈Ophelia〉的「恐懼」和「信任」矛盾；〈O' Fortuna〉以布蘭詩歌插圖為藍本探討「命運就是喜愛捉弄人」；或〈笑小小丑〉、〈Lunatics〉及〈Dr. I.Q.—after Goya〉等，以經典與「土炮美學」交錯，進行一場樂與怒、惻隱與幽默的繪畫遊戲，引領觀眾感受人類與命運的永恆牽絆。■



**羅文樂 (羅文/ LAWMAN)**  
資深動畫監製、藝術工作者，創作人。不拘媒介，希望作品的媒介形式由概念和心出發。其創作強調想像與批判的協同效應。有句常掛在口邊的「土炮美學」，是其長年的在地文化觀察所得出的模糊概念，雖不成學說，卻真誠以待，試圖以文化角度探索自己和世界的關係。近年，他有份主理的展覽《江記：戰國龐克》於美國巡展，而《離騷幻覺》計劃亦獲選為C/Change Creative R&D Lab 2023年項目。